

我乡我土

厚重北邙山

□张献芳

一座山,厚重在历史里,鲜活在文字上,扎根在乡愁中;横亘在黄河南岸,矗立在洛阳城北。

它叫北邙山,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谷水》曰:“北对芒阜,连岭修亘,苞总众山,始自洛口,西逾平阴,悉芒陵也。”

它的名字就非常神奇。相传,昆仑老道的两个弟子一时疏忽,放走了一条黄蟒,黄蟒拖泥带水朝东海方向逃窜。老道把两个弟子变成了两座山守住河道,一座在黄河北,叫王屋山;一座在黄河南,叫追蟒山,即今日的北邙山。

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北邙山平均海拔只有二三百米,却是中原腹地的文化名山,道教典籍中被列为七十二福地之一。

相传公元前520年,老子离开周王城守藏室,悄悄来到北邙山之巅的翠云峰,炼丹炼丹,九九八十一,功到丹成。

老子脱却凡骨,点化青牛,离北邙,出函谷,书写《道德经》去了。

张道陵,字辅汉,号天师,七岁通《道德经》精微,晓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义理,隐居北邙山修道,汉和帝三诏不出,此后遍访名山,著道书二十四篇,被尊为道教创始人。

“生在苏杭,死葬北邙”,东周至宋代帝王有二十多人在北邙山上建筑陵墓。山上大大小小的土丘有数万座,长眠着历代王公贵族及文人才子的英灵,被称为“东方的金字塔”。

北邙山不仅是绝佳的宝地,也是洛阳北面一道天然的屏障,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。

公元前1048年,武王伐纣八百诸侯在此歃血结盟。

公元543年,东魏高欢邙山布阵,俘获西魏高官、王爷48人,首战取胜。第二天,

双方再战,宇文泰反败为胜,高欢几乎全军覆没。

公元564年冬天,北周十万大军兵围洛阳,北齐重镇洛阳岌岌可危,北齐政权受到威胁。危急关头,北齐一员猛将,金盔银甲,手握利刃,杀上北邙山,只见他面目狰狞,骁勇异常,左杀右砍,无人抵挡。他杀出一条血路,来到洛阳城下,守城将士也被他的威武震慑,竟不敢打开城门。他摘下面具,却是美男子兰陵王——高肃。北齐士气大振,一举打败北周之敌。

公元618年,李密布阵北邙山,迎战王世充。唐武德四年(公元621年),尉迟敬德北邙山救主。公元795年9月,史思明北邙山大败唐军……

遥望北邙山,战火早已烟消云散。山头上站满无数文坛巨人。

东汉梁鸿惊奇:“陟彼北芒兮,噫!顾

瞻帝京兮,噫!官阙崔嵬兮,噫!民之劬(qú)劳兮,噫!辽辽未央兮,噫!”

元代张养浩问:“悲风成阵,荒烟埋恨,碑铭残缺应难认。知他是汉朝君,晋朝臣?”

明代杨慎答:“道德三皇五帝,功名夏后商周。英雄五伯闹春秋,秦汉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,北邙无数荒丘。”

曹植、刘伶、陶渊明、白居易、韩愈、孟郊、王建、张载、张籍、司马光、罗隐、陆游、元好问、沈佺期、苏昉、施闰章、林东郊等诗人作诗填词数千首,有了这些诗词,北邙山永远在文学里闪耀着光芒。

北邙山,是洛阳的脊梁,是洛阳的圣山。站在远方,用崇敬的目光看着它的每一寸肌肤,它活跃在我的感情里;在历史的长河里凝视着北邙山朝气蓬勃的面容,它扎根在我的记忆中。

情缘如歌

我的“大丈夫”

□董凤霞

我和老公相识于文友联谊会上。老公算不上帅气,身材也谈不上魁梧,但他四四方方的国字脸,腼腆的笑容,让我第一眼看到就感到特别亲切,特别有安全感。联谊会好像就是特意为我们俩组织的“鹊桥会”。

我们的关系发展之快,用“神速”一词来形容也毫不夸张。几封鸿雁传书,我们已是热恋中的情人。

我的父母对我们的交往非常反对,理由有三:第一,不希望唯一的女儿嫁到外地;第二,男方家庭条件一般,担心女儿的幸福一开始便会输在起跑线上;第三,也是最关键的一条,两人年龄相差8岁,差不多快一轮儿,他是个名符其实的“大丈夫”。

我常常背着父母去见他,接触的越多,越是不能自拔。他的优雅谈吐,他的多才多艺,他的善解人意……我满眼全是他的优点。

我毅然不顾父母的阻挠,和他举行了婚礼。人们常说,婚姻是爱情的坟墓,但正是父母不能接受的“大丈夫”,婚后,却让我有一种掉进幸福漩涡的感觉。

因为老公的“大”,他对我特别照顾。我是独生女,从小到大,父母很少让我干家务。看着老公每天忙碌的身影,我却舒舒服服地倚在床上或看书、或听音乐、或随便写些东西,心里总会冒出难言的愧疚。我求老公教我做饭,老公说:“能为老婆效劳,是我的荣幸,你就安心当你的‘坐家’吧!”

因为老公的“大”,他对我特别包容。我原以为结了婚,就是个实实在在的大人了,谁知,在老公眼里,我依然是个孩子。凡事,老公总是护着我,宠着我,关心我胜过我的父母。一次我和同事闹点小矛盾,回到家,我故意找老公的别扭。老公又不傻,当然能看出我在“无理取闹”。他非但不生气,还一个劲儿地逗我开心。老公说:“我就是老婆的出气筒,尽管向我开炮!”我瞬间破涕为笑。

因为老公的“大”,他更懂得付出。他明明知道我父母对他有偏见,却丝毫不介意,每隔一段时间,都要陪我回家看望父母。他说:“人这一辈子,父母和伴侣是最该珍惜的亲人。父母把你带到这个世上,养育成人,养育之恩比天大;伴侣是你后半生的依靠,要陪你风风雨雨过一生,夫妻恩情比地厚。”

去年,我的父亲突然生病住院,正赶上暑假,老公陪着我,在医院里忙前忙后侍候了一个月。一天,躺在病床上的父亲,向我伸了伸大拇指。我当然明白父亲的意思,那是父亲对我婚姻的肯定,是对他这位“大女婿”的认可。这一刻也许来得太迟了,但我这位“大丈夫”,凭着他的个人魅力,争取到了。

一位大学同学发来短信,问我现在的生活如何,我回信:春天是什么样子,我的生活就是什么样子。的确,对于我来说,家,永远如春天般温暖,我就这样幸福地沉醉在“大丈夫”营造的春天里。

若有所思

缺陷也是一种美

□静言

那天,我到朋友的园子去玩。园子不大,只有一个大棚,棚里摆满了各种盆景花卉。朋友说:“看上什么拿什么!喜欢什么搬什么!”在那样的花堆里、树堆里,眼前一切皆好,真是“花里头挑花——眼花”。

最终我看上了一棵发财树,它是发财树中较特殊的一棵。朋友的发财树全是三小枝编在一起形成一棵,我看上的是其中断了一枝的。它根部是三枝,及腰处往上是两枝。朋友笑说:“就那一棵有缺陷,还让你看到了,你是不敢挑好的?还是怕我舍不得给你好的?”我说:“都不是,我就看它顺眼,看它独特,看它亲切,它引发我许多联想。”

看到那棵发财树,我想它从前的完整模样,想它断裂的原因,再想它发新芽的惊喜。残缺,有时候也是一种美。它引人联想,正如魅力女神维纳斯,全世界人都说她美,她美在有缺陷,美在让人遐想。假如维纳斯雕像很完整,那它也只是一件美好的艺术品,她的价值也就只有欣赏,而缺少了无限的遐想。抑或它会同千千万万件美的艺术品一样,泯没其中。如此,它还会有现在的魅力,现在的效应吗?

想象,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真谛。假如人类没有想象,人类会停滞不前;假如生活没有想象,那该是死水一潭;假如一个人没有想象,他的生命将是多么苍白。缺陷,丰富了人的想象,增加了生命的厚度。

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。万事万物总是有缺陷的。所谓“万事如意”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祝愿。我们要学会接纳缺陷、欣赏缺陷。孤独的时候不惆怅,做自己想做的事情;不如意的时候,让一切还原如初;失去的时候,想一想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”。

接纳缺陷,是一种包容,一种宽厚;欣赏缺陷,是一种境界,一种情怀。

洛浦晚霞灿若锦

猎豹摄

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 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河图网 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亲情暖意

老宅老树老娘

□赵宏涛

老宅的窑洞上方有棵皂荚树,树身须两个成年人方能抱住。树龄有多大?谁也说不清,有说上千年,有说数百年。古树枝繁叶茂,充满生机,福荫着村民。

每年皂荚花开时,成群的蜜蜂在花丛间飞舞,阵阵轻风吹来,清香扑鼻。老老少少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吃饭、纳鞋底、拉家常,享受着树荫的清凉。树上住着近百只喜鹊,清晨,人尚未起床,喜鹊就叽叽喳喳地叫着,催人奋起。

老树下有讲不完的故事。有时游村转乡的商贩,来皂荚树下收鸡、收鸡蛋;有时爆米花炸响,激起一片喧闹声;还有说书人,会来一段引人入胜的评书。它,给村民带来了无穷乐趣。

十多年前,老树一天天干枯,唯有零零碎碎的小树枝儿吐出新芽。看来,老树是要死了。后来,村里老宅整体搬迁,旧瓦房、破窑洞一天天坍塌了,老宅更加萧条,老树独自守护着村庄,越发显得孤苦伶仃。

离开这棵古树好多年了,老树还活着吗?今年,老娘过八十大寿,我特意去看这棵老树。远远望去,树上新发的树枝儿挂满皂荚,足足有上百斤重。老树还活着!我一阵欣喜,走到跟前,抱着老树,感慨万千,枯树结果,是好兆头啊!

抱着这棵古树,仿佛抱着老娘:“老树焕发了生机,老娘啊,你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啊!”我忍不住潸然泪下。5年前,身体健康的老娘突发疾病瘫痪在床,从此再也无法自理。多少次我傻傻地想,我带老娘回到老宅,坐在焕发生机的老树下,乘凉、吃饭,看老娘纳鞋底、拉家常,该多好啊!

梦,终究是梦,梦醒时刻我深知:唯有呵护好老树、照顾好老娘,才能留住点滴美好。

河洛览胜

书友邀约吉利游

□张建强

那年,我到浙江参加书法培训,结识了一位当地书友,我们很谈得来。当他得知我来自洛阳市吉利区时,非常惊讶:“吉利,世上还有这么既好听又寓意好的地名,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,沾沾吉利的喜气。”

一晃十多年过去了。那天快中午时,我突然接到书友的电话,他出差途经洛阳,已经坐上来吉利区的客车。不过他只能在吉利停留三个小时,就想让我陪他转转。他都计划好了,黄河湿地、万佛山、转枝柏是必到之处。这些年通过我的微信,他俨然是一个“吉利通”。

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!在驱车前往黄河湿地的路上,我心里很忐忑,黄河湿地最佳游览季节莫过于夏秋两季,空气清新,百鸟争鸣,仅那一望无际的芦苇荡,让人心都醉了。而现在正值初春,万物刚刚复苏,会不会让远道而来的朋友失望呢!

我们一边攀谈着,一边沿着松木栈道向湿地深处走去。鞋底撞击在木板上,发出“喀嗒”的响声,如铿锵的鼓点,听起来格外悦耳。当我们来到湿地中心的休憩广场时,一下子

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凭栏远眺,黄色的秆,黄色的叶,还有枝头长长的絮花,干枯的芦苇在阳光的照耀下,分明就是为湿地铺了一层一望无垠的金子。几只白鹭自芦苇丛中款款飞起,它们张开硕大轻巧的翅膀,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。

书友在河边随手捡了一块黄河石留作纪念。我要送他一块黄河奇石,他说:“不用不用,这个就好。其实每块石头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,都是美的。就像我们每个人,都是最美的自己。”

我们来到万佛山,眼前景象完全脱离了初春季节应有的颜色,松柏青翠,女贞碧绿,花团锦簇的迎春花开得正浓,仿佛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。拾级而上,步步高升,小桥流水,亭台楼阁,碧瓦蓝天。我们登上景区最高峰——锦屏岭,极目远眺,美丽的吉利区尽收眼底。黄河宛若一条镶嵌在吉利南部的玉带,把这片土地装点得分外妖娆。

神游洞是万佛山石窟中艺术价值最高、最具代表性的石窟。洞内主佛典雅端庄、栩栩如生。面对虽有残破但不失精湛雕刻技法的石

刻,书友不住地感慨:“真是藏在深闺人未识,不虚此行!不虚此行!”还兴致勃勃来了个自拍。

从万佛山下来,听说“转枝柏”就是当年潘安所栽,书友执意先要到几年前刚刚建成的潘安公园看一看。书友喜欢国学,在以“展情孝礼仪,体河阳之美”为理念的潘安公园内,每到一处景点,他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历史典故:掷果盈车、浇花息讼、金谷俊游、潘杨之睦……

“转枝柏”据传六十年转一次枝,即原来绿枝渐渐枯落,另一枯枝又慢慢复苏,长满绿叶,故称“转枝柏”。凝望着古朴苍劲的转枝柏,书友天真地问:“真有那么神奇吗?”还没等我回答,他接着说:“我们来个约定吧,再过六十年,到那时我们再一起在这里见证它的奇迹,如何?”

我们生活在这么好的时代,生活幸福,科技发达,六十年后,我们也不超过百岁,书友的约定或许真的能如愿。

走后,他在途中给我发来一首《游吉利》,壮美湿地景色,转枝柏上留传奇。更有万佛潘安园,风光旖旎令人迷。